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二十六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元文類卷二十六　　元　蘇天爵　編

碑文

高昌王世勲碑　　虞　集

至順二年九月某日皇帝若曰予有世臣特穆爾巴哈自其先舉全國以歸我太祖皇帝實賛興運勲在盟府名著屬籍世纘令德以勵相我國家至特穆爾巴哈佐朕理天下為丞相為御史大夫文武忠孝厥績懋焉昔

其父葬永昌大夫往上冢其代石樹碑而命國史著文而刻焉臣集頓首受詔退而考諸高昌王世家葢輝和爾之地有和琳山二水出焉曰圖古勒曰索隆噶一夕有天光降于樹在兩河之間國人即而候之樹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見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則曰布固汗既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為之君長傳三十餘君為伊囉斡德濟數與唐人相攻戰久之乃議和親以息民而罷兵於是唐以

金蓮公主妻德濟之子格呼勒德濟居和琳伯哩伯哩特言婦所居山也又有山曰騰格哩哈達言天山也南有石山曰呼圖哩哈達漢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琳之盛殭以有此山去壞其山以弱之乃告諸德濟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爾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使烈而焚之沃以醇酢碎石而輦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伊囉斡德濟薨自是國多災異民弗安居傳位者

數亡乃遷諸交州而居焉交州今和卓也統巴實伯里之地北至阿穆河南接酒泉東至鄂端哈錫哈西臨西番凡居是者百七十餘載而我太祖皇帝龍飛於朔漠當是時巴哩珠阿勒坦德濟伊都呼在位伊都呼者其國主號也知天命之有歸舉國入朝太祖嘉之妻以公主曰伊埒鄂端待以子道列諸第伍與珠卜諾延征哈瑪爾蘇爾坦回回等國將部曲萬人以先啟行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又從太祖征尼沙布爾征河西皆有大功覺

次子諤格埒齊德濟嗣為伊都呼諤格埒齊德濟薨子滿瑪爾德濟嗣為伊都呼將特默軍萬人從憲宗皇帝伐宋合州攻釣魚山有功還軍和卓薨至元三年世祖皇帝命其子和爾齊哈喇德濟嗣為伊都呼海都特們德爾之亂輝和爾之民遭難解散於是有旨命伊都呼收而撫之其民人在宗王近戚之境者悉遣還其部始克安輯十二年都勒斡帕克巴等率兵十二萬圍和卓揚言曰阿濟格鄂囉齊諸王以三十萬之衆猶不能抗我而

自潰爾敢以孤城嬰吾鋒乎伊都呼曰吾聞忠臣不事二主且吾生以此城為家死以此城為墓終不能爾從城受圍六月不解都勒斡系矢以書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我歸且爾祖嘗尚主矣爾能以女歸我我則休兵不然則亟攻爾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都勒斡攻之不止則淪胥而亡伊都呼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面也以其女伊埒伊克默色必濟厚載以茵引繩墜諸城下而

與之都勒斡解去其後入朝上嘉其功錫以重賞妻以公
主曰巴克巴噶爾定宗皇帝之女也又賜寶鈔十二萬定
以賑其民還鎮和卓屯於州南哈密之地兵力尚寡
北方軍猝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納琳德濟方幼詣闕
請兵北征以復父讐上壯其志賜金幣鉅萬妻以公主
曰布爾噶太宗皇帝之孫女也主薨又尚其妹曰班布
爾 實 有旨師出河西俟與北征大軍齊發遂留永昌
焉會吐蕃圖沙瑪作亂詔以榮祿大夫平章政事領本

部特默等軍萬人鎮吐蕃宣慰司威德明信賊用斂跡其民以安武宗皇帝名還嗣為伊都呼賜之金印復署其部押西䕶司之官仁宗皇帝始稽故實封為高昌王別以金印賜之設王傅之官其王印行諸內郡伊都呼之印則行諸輝和爾之境班布爾實公主薨尚公主曰烏拉戩安西王阿南達之女也領兵和卓復立輝和爾城池延祐五年十一月廿一日薨子二人長曰特穆爾布哈次曰錢吉㫖班布爾實公主出也特穆爾布哈大德中

尚公主曰多爾濟斯滿奎騰　太子孫女也至大中從父
入覲備宿衛又事皇太子於東朝拜中奉大夫大都護
陞資善大夫又以資善出爲鞏昌等處都總帥達嚕噶
齊奔父喪於永昌請以王爵讓其叔父奇徹台不允嗣
爲伊都呼高昌王至治中與阿南達實哩同領甘珠爾軍
且治其部泰定中召還與庫春布哈威順王邁努宣靖
王庫庫布哈靖安王分鎮襄陽尋拜開府儀同三司湖廣
行省平章政事今上皇帝歸正大統召之至汴以左丞

相留鎮旋趣至京師戮力削平大難鎮湖廣時左轄相媢而害政人所弗堪至是有旨執而僇之乃更為申抹於上曰是誠有罪然不至死再三言之得釋其不念舊惡以德量賛襄類如此天歷元年十月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明年正月以舊官勲封拜中書左丞相三月加太子詹事十月拜御史大夫大夫之拜左相也追念先王之遺意讓其弟籛吉嗣為伊都呼高昌王臣惟高昌祖之所自出事甚神異其

子孫相傳數十代至于今克治其土豈偶然哉和爾齊哈喇德濟百戰以從王事捐骨肉以救其民後卒死之其節義卓然如此至其子與孫再世三王盛德之報也大夫世胄貴王清慎自持户庭之間動中禮法平易以近民正已以肅物仁義之功沛如也及其臨大政決大議憂深思遠而聲容凝重若泰山然用能彌綸大經以佐成雍熙之盛所謂社稷之臣也哉表其碑曰世勲爲宜敢再拜系之以詩曰

維皇太祖建極定邦知幾先徠偉兹高昌列圖率賦寶玉重器稽首受命以表誠至太祖曰嘻天啟爾衷有附匪疏以究爾功橐鞬介胄十千維旅以從四征斥廣疆宇從我王事靡解朝夕邦之世臣食其舊邑舊邑高敞介乎强藩為暴突來虔劉以殘保障扞城我禦我備敵為弗順我死無貳崇墉言言寇來寔繁力殫守堅責我師昏有齊季女出女紓難義有絶愛皇用洛歎寇退民完天子慨之輦帛載金悴斯溉之城郭室家既還既復

庶其寧我皇錫之福于廬于處狂嚚掎之矢盡衆殲執節死之維時賢嗣泣血入告請揚天威以報無道天子壯之俾軍于西撫爾民人授之鼓鼙有嚚西羌弗靖以撓移節往治旋就馴擾武皇纘武睠爾舊服節旄印綬仍䕶其屬乃稽王封在時仁宗旗纛舒舒刻章以庸迺即永昌幕府斯建將星宵隕亦既即遠穿木陰陰閱歷歲時顧瞻徘徊邦人之思大夫嗣德克敬以讓三命彌恭世爵用享佩玉瓊琚靖共以居躬行孝嚴服御不渝

肅肅雝雝有察有容親親尊尊允德允功天子還歸大義攸正大夫在行民信以定既安既寧治久告成大夫司憲百度孔明衮裳赤舄進見退息儆于無虞匪泰伊愓大夫申申明哲以孚噓欷有懷永昌之墟天子有詔大夫省墓勒文載碑世勲是祚維王孫子永言思之豈惟子孫百辟其儀之

句容郡王世績碑　　虞集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尊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

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天子之所信倚外為強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歷元年皇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雅克特穆爾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勑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安塔哈山部族

也後遷西北即伊埒巴爾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自奇琳者乃號其國人曰欽察爲之主而綂之奇琳生實木南實木南生伊訥克實太祖皇帝征默爾奇斯呼圖克呼圖克奔伊訥克實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伊訥克實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伊訥克實之子和拉蘇默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和拉蘇默之子巴圖徹爾舉族來歸從討默爾奇斯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强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湩

以供玉食馬湩尚黑者國人謂黑為哈喇故別號其人曰哈喇齊曰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納琳中統初元討阿里布格之亂巴圖徹爾與其子托克托呼皆有功巴圖徹爾卒托克托呼領其父事是為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興龍之故地至元十四年叛王托克托穆爾錫爾濟入寇諸部見掠先朝大武帳亡馬托克托呼王憤之誓請決戰三月敗其將多爾濟諾延於納琳布拉克以所掠諸部還四月齊哩克台搆

亂應昌托克托穆爾以兵應之與我軍遇將決戰先得其斥候數十托克托穆爾懼引去遂滅齊哩克台六月逐其兵於圖喇河八月又敗之鄂諾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率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月追錫爾濟踰金山擒扎呼岱以獻又敗庫春格爾等軍俘獲甚衆冬入朝名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海東白鶻一國家侍内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濟遜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

所得御卿能歸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户及隸諸王者别籍之户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哈喇齊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

六月海都兵入冦奉詔與大將托多爾海禦之二十四年諸王納新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伊伯格勒星納嚕爾王獲諜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名星納嚕爾以離之他日星納嚕爾為宴會邀二大將托多爾海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星納嚕爾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名星納嚕爾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也不于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前窮晝夜之力掟渡圖喇

河與伊伯格勒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之詔王沿河東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伊特格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納新畜牧俘畔王哈喇婁等獻之喀喇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來歸置哈喇婁萬户府是歲王子綽和爾奉詔從太師阿爾婁在軍戰于布達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佩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鋭以率虎羆之士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覺杓以進湩飲親幸委任已見如此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

月征納新餘黨於哈剌誅烏塔噶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伊奇哩王為叛王和爾果斯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烏爾呼還至哈拉繖山夜渡格呼勒河敗叛王哈達之軍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户府以鎮之伊奇哩有女弟托倫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都軍叛金山抵杭愛嶺皇孫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伏兵殿之七月世祖親廵北邊召見王慰之曰昔太祖與其

臣之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
昔人卿其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
去車駕還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
人人如托克托呼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
士以建康廬饒舊籍租戶千為哈喇齊戶又以俘獲之
戶千七百賜之官一子以督賦而綽和爾在宿衛亦率
其軍扈從至於和琳額伯蘇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
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

八年王奏哈喇齊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帶名鶻繖數萬匹帥其人北獵罕達該邊寇聞之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取奇爾濟蘇明年春次謙河水行數日盡取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謙河又敗之擒其將博囉齊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北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冬名入朝有加賜别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

還守北邊三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
師兵金山之王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尊永
和爾等王以朝上解御衣以賜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
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
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一是年詔綽和爾世其
父官領北征將軍後亦封句容郡王王師師踰金山攻
巴林之地巴林之南有大河曰塔爾呼其將達蘭台阻
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

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吹銅角舉兵大呼聲
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起就馬王麾師畢渡湧水泊
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
廬帳還次阿嚕河與本布巴圖之君相遇本布巴圖者
海都所遣援巴林者也阿嚕之上有山甚高本布陣焉
山高峻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本布馬下坂
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本布僅以身免二年
北邊諸王都勒斡齊齊克圖等潛師急至襲我和囉噶圖之

地和羅噶圖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
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遁者無幾三年入
朝上解衣賜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
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
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
為先付託甚重四年秋畔王圖們海勒蘇等犯邊王迎
敵於庫克之地及其末陣王以其軍直擣之敵不能支
遂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

特濟根山因高以自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於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續戰之三日都勒斡兵西至與我大軍相持於烏爾圖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鋭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勒斡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圖沁知樞密院事塔喇海伊克扎拉庫齊圖呼嚕即奇納克實地聚諸王軍將聞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

是武皇命王尚　伊克　楚王公主察球爾賞以尚衣貂
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臨賜之詔曰邊圉事
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喻之曰自卿在邊累建
大功事蹟昭著周飾卿身以煎金猶不足以盡朕意遂
賜御衣一黄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拜驃騎衛
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
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貫九年都勒幹
徹伯爾恭賫特穆爾等諸王相聚而謀曰昔太祖艱難

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安享其成連年動兵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托克托呼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綽和爾戰又無一功惟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好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然之於是𠔥賚特穆爾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來十年拜榮祿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亥穆蘇之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且十餘年矣海都約穆呼哩蔡賚特穆爾自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托克托呼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强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副天下之望臣請率

其衆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五月達上都
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黄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
鈔二十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秋拜平章政事仍
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
制辭以命之至大二年入朝封句容郡王賜金印一黄
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兩鈔一萬貫上曰世祖
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
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王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

此王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别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仁宗在東宫有衣帽金寳之賜還邊仁宗皇帝即位入朝特授光禄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額森巴哈等諸王復叛伊特格庫黙色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

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二年與額森巴哈將伊伯格勒呼圖特穆爾戰摩該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齊爾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名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沉機大

畧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慓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
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衂
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
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
而膺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和拉蘇默贈
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謚
剛毅妻特爾格句容郡王夫人巴圖徹爾贈推誠宣力保
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謚忠定

妻圖嚕齊句容郡王夫人托克托呼贈宣忠定遠佐運功
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郡王諡武毅妻曰丹達爾
扎拉氏也曰烏瑪拉博囉氏也曰囊嘉特章鴻吉哩氏也
曰阿巴拉鴻吉哩氏也曰塔掄伊齊哩王女弟也皆封
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曰塔齊爾定遠大將軍北庭元
帥次曰台哈布哈御位下博囉齊三曰綽和爾四曰巴爾
布哈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特穆爾布哈武德
將軍建康廬饒等處哈喇齊戶達嚕噶齊六曰呼察武

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户七曰約羅特穆爾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兼大都屯田事八曰圖古勒巴勒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綽和爾之妻察球爾公主楚王女也曰額森塔納塔塔爾氏也曰額森呼圖克宗室伊奇哩女弟曰哈喇沁塔塔爾氏也子七人長曰蘇爾約蘇布哈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户蚤卒次曰揚珠布哈資德大夫大司農卿三曰雅克特穆爾太平王達爾罕右丞相四曰薩敦榮禄大夫宣徽院使五曰雅克

哈雅 闊遺少監丞卒六曰岱勒大禧宗禋院使七曰特默格幼卒女四人長曰特默格適賓達爾駙馬弟達呼圖克次曰諤勒哲台適僧格巴拉王三曰納罕適薩蘭多爾濟王四曰伊嚕塔納適鄂爾和特穆爾王臣集拜手稽首而作銘曰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斿神旅用振雲雷險屯盤桓奮興遹伐遠攻犀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子孫分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疆宗于本根孰披則離孰固以存赫赫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

往不庭顧兹臣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孰近而悖挺為
暴彊弄兵嬉狂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
德維時虎臣無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
為國爪牙相厥種人均勇同悍爾蒐爾帥累百盈萬牧
則善芻飲湩孔腴衽金以居鳴簡以趨鳴簡咽咽壯士
心折卷甲齊驅千憤一吷孰為叛夫于旅于廬王先伐
謀隨以勦屠勿取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鬭死
父子百戰從于宗藩或拔或援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

禍知悔力困于外心服于内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成宗王䕶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太平桓桓武皇實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胄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報亦殊特勒勲北郊昭示萬國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勲之碑　馬祖常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中書

右丞相臣雅克特穆爾以忠孝世臣戴予中興功在社稷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示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必儲瓌瑋絕世之資將相之才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我太祖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為一世之用者豈非天哉天歷元年戊辰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應丞相臣雅克特穆爾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廼誓於衆曰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恭仁文天下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

紀有不順者斬手捽平章諤卜都拉巴延徹爾縛之分命勇士執諸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錄印符空百司皆入內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埒棟阿等乘遽迎皇帝于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者接踵於道左矣癸卯弟薩敦子騰吉斯皆棄其妻孥來皇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京師比至浹旬之閒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云駕已次近郊諸王及河南省臣萬户各以兵從民勿譁驚比來者云皇帝大

兄且至於是中外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王禪將北軍軍榆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起薩敦馳入營壁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闊薩敦赴之戰薊東敗之十有三日壬申上即皇帝位于大明殿受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采二千匹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東出薊討特們德爾平

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口丙子褁糧趨渝河未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陛下班師撫安黎庶上旋還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呼圖巴哈塔海特穆爾同知台哈巴哈陰構變未發事覺械三人送闕下斬之已卯與王禪前軍戰渝河勳之追殘兵于紅橋北阿拉特穆爾槍刺馬前盤馬斫之刀中左臂部曲和尚斫呼圖特穆爾亦中臂二人皆驍捷將也會日晡就

宿戰所庚辰上聞之遣使賜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隔紅橋水為營辛巳合兵鏖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人夜二鼓盡呼裨將阿拉特穆爾博囉齊雅爾堅使將百騎風上大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敵自蹂躪至旦始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薩敦出其後南向巴圖爾托克托穆爾出其前北面鼓譟大呼吹銅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巴

圖爾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于昌平北上遣使上尊酒諭旨曰丞相無與敵戰親冒矢石脱不虞奈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敢後者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屨徒跣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癸伊蘓岱爾伊伯勒薩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準台庫克者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薩敦進以大兵會諸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博囉特穆

爾蒙古達實雅實特穆爾蘇爾特衮四大將縛兩手載
于馬鞍獻上天子斬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薩敦
托克托穆爾遮虎北口要其歸途丁亥諸侯王額森特穆
爾及特們德爾驅萬人薄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
己丑朔日晡彼方趨馬我軍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
潞水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戰辛卯宵遁我軍渡潞
水襲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額森特穆爾多羅岱及
特們德爾塔爾海血戰檀子山棗林騰吉斯從殺太平於

陣中餘夜遁甲午薩敦托克托穆爾將兵追捕乙未諸侯王呼喇岱指揮使阿拉特穆爾安圖自紫荊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盧溝呼喇岱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者塡道入見天子無矜容焉上大悦己亥進封達爾罕太平王以其地為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黄金為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達爾罕華言世貸之也特們德爾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戶哈喇諾

海以戲下兵降殺特們德爾函首京師誅呼喇岱阿拉特穆爾安圖多羅岱塔爾海於國門之外齊王伊囉特穆爾元帥巴哈特穆爾迺起兵嚮門平曰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都爾蘇囚首請死十月二十有二日庚戌奉皇帝璽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己巳上固讓位于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薩題致讓奉迎三月戊辰丞相護皇帝璽於北土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如前追明廟上賓皇帝洊昇大位一歲之間為天

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事而使中外清謐華夏乂寧者
玆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
未奏上詔賜定策戸勲名碑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
首而獻銘曰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啟運
曰皇考武皇御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啟厥
聖子弗畋以逸弗燕于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逵隂隲我
民上帝監觀儲玆師臣維玆師臣出將入相戴我天子
征伐揖讓桓桓于于有亟有徐露刃袒呼虎旅疾趨建

義禁中羣疑未同縛三二臣誓言於公曰大統之傳武
皇帝有子天序秩秩孰敢干紀聖祖明訓封建伯叔分
地車旗屛翰外服孽臣萌芽交構我家神怒而憤民恫
而嗟于徒于旅闕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斧地官
金帛司馬介冑于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
施扼具重闈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
兵悉衆來赴截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巇地赭
褫衣跣徒日降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皇帝曰嘻丞

相汝勞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帝祉驍將賈勇及我弟與于十月日吉來上玉璽姦臣蹷顛泥首就死奠兹海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勲之宜元勲之宜開國江壖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元文類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二十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朱炘

謄録舉人臣孫祥鳳

元文類卷二十七　　　元　蘇天爵　編

記

崔府君廟記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内行弗備且有贓賕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

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

念功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
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
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
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
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
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
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
君之祠之侈者也髙門之蕩然廣殿之豗然衮冕之巍

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馬斯可矣或有物馮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絶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諂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

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汴故宫記　　楊奐

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吏宴于廢宫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薫南薫之北新城門曰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横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

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龍德殿龍德之左曰東上閤門右曰西上閤門皆南鄉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

門仁安殿東則内侍局内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
嚴祇門宫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
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
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凉位
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
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
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
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僊韶院院北曰湧翠峯峯之洞

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曰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内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鑾局儀鑾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

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
宮太后位本明倰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
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
衛尉司儀鑾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
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
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與正東
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廄局尚廄西北曰臨武殿左掖
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

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户珠璧華麗之飾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鄆國夫人殿記　楊奐

祀天而不祀地祭日而不祭月是豈禮也哉况聖人之
教始於夫婦達於天下不爾父子君臣上下泯矣前廟
後寢三代之定制而吾夫子之祀本用王者事闕里之
舊有鄆國夫人殿久矣由唐宋降及於金號稱尤盛延
祐之亂掃地無餘故老徬徨莫不痛心東平行臺嚴公
忠濟仰體朝廷尊師重道之意以興廢補弊為所務經
始於己酉八月落成於壬子之七月先是夫人之神座
生木芍藥一本見者異之明年修廟之令下適造舟者

犯我林廟伐我民冢珍材堆積如阜聞公之至盡委而去乃命參佐王玉汝監修官兼攝祀事孔梤名匠計之僉曰構正位則不足營寢宫則有餘衆志既協遂訖兹役花之祥驗矣而工食塗飾之費不論也夫神怪之不語固然而有開必先之説如之何其廢之也夫人姓亓官氏宋女也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絶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窮

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斯乎彼湘水之娥皇卻城之姜嫄祠宇之顯者也擬諸鄉邑子孫毎四仲之月肅三獻之禮歷千萬世而下弗絶者不有則矣乎噫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道也苟知其功而不知其道則與事淫祠野廟等矣吾恐神意一日不能安乎此孰謂聖人安之邪尚來者無忽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

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几烏權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鴈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有悴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脉遽斷絶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蘄信於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試武川歸道渾水修謁于玉峯

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於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栢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為絶勝姑缺兹以須諸文士同之予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為具位諸賔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木有竒沿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而提環而衛者嘉木竒卉被之葱蒨醲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

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滀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為迅流者焉喬木陰其顛幽草緣其趾賓欲休咸曰莫此地為宜即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瀹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鬚罥人衣襟又縈紆行數里得岡之高遽涉而

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入館於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櫛比楯立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峰怪石巑岏巧鬬試一臨之毛骨森竪南望五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

人留題迴乃徑北嶺登萱草坡蓋龍山絶頂也嶺勢峻絶無路可躋步草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散布石上松聲脩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逾清思逾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辯鋒起各主其家山為勝更嘲迭難不少屈玉峰坐上坐亦怡然

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者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于石午飯主僧丈室已乃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頗隘樹林漸稀濶顧非龍山北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歴嶔岑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貫竒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寛肆金城原野分畫條列歴歴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

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下重溪峻嶺愈出愈有抵暮
迺得平地宿李氏山家臥念兹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
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几之婉嚴烏
權白馬之端重兹山固無之至於奥密淵邃樹林薈蔚
繁阜不一覽而得則兹山亦曷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
於此而遺於彼用於所見而不用於所未見此通患也
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内復有幾龍山也因覩山於是
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

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干而行過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玆山之彷彿云已亥嵗七夕後三日王官麻革記

餘干州學記

李謹思

餘干既升州延平祝宜孫首典學事顧瞻禮殿凜焉欲壓曰是非所以答曲成而斲陰誘也春秋葳祀尚顧歆玆則將何辭以告歲不登卒卒未遑又明年爲有年亟謁諸邦伯邦伯亟捐貲以相有位競勸爲士翕然佐之

既鳩既僝其材貞且良其楝視曩隆四尺飛簷特起其勢欲翬繚之以闌楯飾之以朱碧重門棨戟森布禮行用幣罔或不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祝君曰邦伯之惠侈矣孰紀其成為斯文千載計乎書來曰邦父兄子弟意也勿復辭余於是學也童子習之今去之二紀而遠舊殖荒落無以應來者敬謝不敏祝君曰邦父兄子弟必於斯且聖靈洋洋如臨如對惟斯文也而後有以繼有以貽必記諸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絕今古蓋

取范史及儒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於上古而契為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毎言師説命毎言學遠契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為周殷士之膚敏者皆為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云猶未定然則有多於膚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于朝鮮意猶未釋然然則有先於膚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為義在焉弗之可兵也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

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於是世不為刱見不為駭閧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頼以不墜周因於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頼之周轍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書王書天晧天之命討於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於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自異烏在其為魯司寇耶視乃厥祖於書曰公於詩曰客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借漢

以明之漢何以命孔吉為殷紹嘉侯嘻乎其兆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甞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殷祖契而孔氏其雲仍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於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而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紓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哉

而祠於魯達於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路而旁奮暫寄而永垂昔也支而今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為宗世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為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可以囅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嗟嗟殷士其通播而為頑者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其祼將而為膚敏者亦不知其後之至此也吾言或匡衡梅福所未發天地開闢教之始終聖賢之統緒天道人事之應咸具焉非邦舊游興起斯

文無以發余之言者矣前戊午祀先賢于學曰忠定家焉忠獻此乎館焉若文忠江公庚子之守吉也游焉息焉忠定之孫有丙子守安吉者焉爵德齒不同而其歸同久之復傳說祝君謂當幷祠余特筆幷書之

平蠻記　陽恪

大元受天明命撫有萬方自北而南無思不服至元十三年歲在丙子先皇帝以神武不殺混一江南繼而湖廣寇盜嘯聚蠭起今平章政事行樞密院劉公奉㫖徂

征剿平僭叛所至帖息功績顯著簡記御屏黔中郡辰澧二州之界有洞曰泊崖蠻酋田萬填居之萬填畏威内附聖度海涵命為施溶知州既而恃險負固扇誘諸蠻與楠木洞孟再師桑木溪魯萬丑等同惡相濟竊出為寇歲在甲午今天子龍飛大頒赦宥咸與維新乃循習故態不知改悔於是復命劉公奉辭伐罪公以是年秋九月統率僉院蘇伯林曁諸翼萬户至辰州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達拉哈承旨調沿邊隘丁協力濟師俾辰澧

二郡總管府供給餽餉公號召懐徳府永順諸州酋長各率所部詣軍前聽調又起集山猺狑狫以為嚮導約束嚴明部分整肅先是上均州副萬戸田興祖諳熟蠻洞地理山川形勢公令畫圖以進即按圖指示諸軍所從道徑命僉院蘇伯林萬戸庫騰呼圖克哈雅巴拉馬繼祖從澧州武口道進身率萬戸必里克巴哈多羅岱倪全田興祖從會溪施溶口入涓金解衣督勵將士期會于施溶州於是諸軍奮不顧身人百其勇十二月癸卯

破施溶楠木洞及諸蠻酋等以獻公以便宜行事斬於軍門之外飛章奏聞元貞元年正月奉旨省院併而為一即軍中拜公湖廣等處平章政事二月丙戌振旅而還公仍留田興祖總兵搜捕餘黨越明年春魯萬丑首服于辰州一方悉平是役也命帥得人師出以律皆朝廷委任之專攻堅擣虛執俘獻馘皆元戎指授之功也將校不敢有其功而歸之於軍師軍師不敢專其功而歸之於天子義當然也昔韓退之作平淮西碑其文曰

不赦不疑由天子明既定淮蔡四夷畢來今蠻方底定而西北窮邊部落革心内附豈非四夷畢來之效驗乎辰州路主者命僕記其事將勒諸堅珉以垂久遠謹承命拜手而獻文曰大哉乾元至哉坤元聖朝則之建國紀年天無私覆地無私載繼統體元萬世永賴黔中之北有州施溶既降又叛昏迷不恭帝命劉公聲罪致討殲厥渠魁執訊獲醜辰山蒼蒼江流湯湯勒勲彝鼎千載有光我思古人誰可為比伏波之後一人而已

平江路學祭器記

李淦

平江路學大成殿祭器者教授李淦方文豹所造也金屬大尊二山尊二壺尊十有二犧尊八象尊如壺尊之數罍四洗四勺二十爵百七十有二坫二百有二豆三百四十有四簠百三十有六簋如簠之數爐一缶二槃二十有四竹屬篚十有一籩三百二十有九木屬俎五十有五餘仍舊貫初至元二十有九年十有二月望淦祗事顧兹器非度明年考朱文公釋奠菜禮改為之十

有一月方君來明年皆方君爲之元貞元年十月竣事首尾凡三年鳩工吏學正凡五人費伯華林桂龍白淵唐天澤朱鳴謙錄凡四人楊如山洪焱祖文一覺俞真卿會計吏直學凡五人許志道潘梅孫魏埜沈伯祥齊國俊費中統鈔四千貫有奇而後成葢難且久如此後之人尚敬守之哉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八走書至渝謂先韓曰吾家獲鹿舊有淮陰

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即井陘口古戰處也有宋慶歷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晴重修廟記迨延佑庚申春孟廟史郄玉等卜遷于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賁飾觀瞻今敘其更修歲月于先生記之俾鑱諸石先韓不敢以衰耄辭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迹載在史冊所以與劉踣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覩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馬司馬公脩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

載侯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

陳豨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脩通鑑

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罪而見戮

者得以自雪故於偽遊雲夢之事大書六年冬十二月

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蓋

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

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

爵明其無故見執也書至洛陽赦為淮陰侯以無故而

被執則亦何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為侯乃使與噲等伍安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豨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為楚軍所虜困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歸正位中宮微侯之力不及

此果有畔迹亦宜俟帝還宫權其輕重帝寛大長者藉使不死其身亦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吕后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勲了無噍類且問將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吕氏男女無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為此記按文公綱目

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義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原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兩蝸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兹土英靈如生由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涅而不緇自有不依形

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承凜如一日固宜

乃作迎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人歲時歌以祀侯云侯

之來兮雲為旗從陰兵兮萬騎隨侯入新廟兮水之湄

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鼖鼓淵淵兮雜奏笙箎牲牷肥

腯兮清酒載釃神欣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兮風為馭

朱雀前驅兮玄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

驅疫癘祈暘得暘兮兩以時兩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

民飽神德兮太平既醉祇報庥兮何千萬祀

舍奠禮器記

鄭陶孫

淮以南學廟配四陳器視正位從享殿上十東西兩廊一百四陳器視殿上配從固自有等夷也殿南榮設尊階上下十六所以備四代之制殿東南陬列正配酌尊位為尊二獻北象南各以一崇明水統之獻載泛齊初獻酌之象載醴齊再獻酌之從享殿上下象尊東西各三神人之交爵為親三獻代神祭已奠之故正配為爵十五從惟一獻故止一爵正配篚各一承幣坫各一承

祝豆十籩如之從殺其六簠二簋如之從殺其半羊豕腥熟俎各四從惟腥俎一東階之東盥手盥爵罍洗勺帨各一爵篚三帨篚二皆所以嚴神事也飲福爵坫賜胙俎豆各一識以别之神人不可以共器也大畧如是於禮則未敢言備姑以故宋祀式言之爾若淮以北則故今亦惟因汴宋之舊然而淮以北用武歳久遺制㣲全不若淮以南被兵日淺遺制可攷也今國家於前代遺事未閒有所損益則所因者固不容以畧而㣲備

夫上古樽罍俎豆刳木陶瓦而已中古惟永是圖至於範金近世或金或木唯其力之能不能惟籩篚俎以竹以木無儉侈之殊侯泮視邦之大小與殿邦者之好禮以否而為完缺初不係乎廩之多寡今郡縣學凡費皆於廩乎取有司無與矣學豈容不自力以存其制江右學廩多寡雖不齊洪素以會府稱令行中書肅政廉訪司寓焉學廟禮器宜其完且堅矣陶孫始至覈之則其尊無百酌尊不備他雖竹木者亦缺錫以繼銅猶復缺

五之一議從旁郡致工將補之有袖含奠禮器圖一編來者乃故宋景定間趙公汝楳守宣城日所在而鋟諸梓者也其圖則本朱文公所已考及以博古所收參訂亦勤矣然於獻象二尊因文公之所未安遂取博古獻象罍以為尊周禮春官司尊彝凡尊皆有罍尊以踐獻而罍則酌以自酢者也以罍代尊於義未允又司尊彝獻象尊先儒訓詁有謂獻尊為有沙飾者有謂獻飾以翡翠象以象鳳凰者取羽形婆娑然而反其音以素何

卒皆以牺魏太和間青州於土中得齊大夫送女器為牛而背負尊晉儒之説以為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為尊是亦揣摩非得於目擊以負為鑿體認不真故也古人製器雖致飾之美而仁與智具焉謂牛象之力足以負尊而取其形智也儻刳腹受酒則不得為仁矣絶其脊以施勺既幾乎慘舉而注之口豈不嫌於織人之用器且不宜然况將潔以享神乎由是而言近古所傳刳其腹者鑿字之訛實啓之也自文公請改從政和禮

器新圖及班降則王黼博古所收厥後嘗以尊口不可施勺而疑其未然特未及詳齊器之負而譏晉儒之鑿耳陶孫前是固已窺其理亦恐淪於臆不敢形諸言及仕京師嘗於遂初張氏之容齋睹一皃尊乃皃形而背負尊極其精古善鑒者以為周器無疑於是始信齊大夫送女器之為可憑古人制器不鑿於知而傷於仁益可知也當齊器之出已足以破先儒之臆說及王黼所收又從而惑人耳目者二百年何耶特未詳古人制器

之初意耳所致廬陵冶工楊棨甫來範金為泰尊山尊著尊獻尊象尊壺尊凡九十六以備明水玄酒五齊三酒之設獻象則祖齊器為全形負尊於背餘皆從趙録所考仍作獻象各六為正配酌尊而以一崇明水居右舊象尊則存之以充從享成不欲毁也羊豕既有熟俎則熟必以鼎遂作羊豕鼎各五餘器合從範金者皆如禮定其數而補足之為爵五十有二又飲福爵一坫四十有二祝坫五又飲福爵坫一尊禁二十有八豆百八

十有六又賜胙豆一簠簋各五十有二龍首勺十爲銅二千四百四十斤有竒一斤之劑并工與食爲至元鈔二百六十文總爲鈔六百三十四貫有竒木俎四十籩二百六十有八塗髹之其費百二十貫有竒合新舊凡尊三十有四禁二十有八爵百三十坫視爵加五豆二百七十有九籩視豆損一簠百二十有四簋如之鼎十勺十罍二洗二篚十俎百五十有五是其完數也舊以錫繼銅之不足者任縣學書院鈌者取之夫古人創物

取象寓意各有攸當述之者往往具其形備其數自謂
可矣適於用否尚𢍰之顧其稍考制度以幾於古者皆
所不暇也工雖能持已編書以自見其所蓄模範於圖
率不合至謂前是他學所範亦與此圖異惟不用古制
則已茍用古制古其形狀而今其文理曷若幷形狀而
今之猶為同於俗也噫自孟氏有今樂猶古樂之論不
善讀者類失其旨韶濩豈與鄭衛無以異哉因又摹臨
各器舊款取周尺授刊工使祖尺寸而伸縮之以授冶

工仍各識歲月其昬其腹其尻以迄于戍消辰釁之懼其紊亂失墜正配位所陳使寘殿北壁下以便於事兩廊從享所陳聽藏之庫翕凡此皆全其可因以聽繼周之損益非敢惟古是是覽者監焉大德十年歲在丙午八月朔浙水東鄭陶孫記

元文類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元文類卷二十八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吉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劉文耀

元文類卷二十八　　元　蘇天爵　編

記

櫝蓍記

劉因

蓍之在櫝也寂然不動道之體立所謂易有太極者也及受命而出也感而遂通神之用行所謂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生大業者也猶之圖也不用五與十不用云者無極也而五與十則太極

也猶之易也潔靜精微潔靜云者無極也而精微則太極也知此則知夫櫝中之蓍以一而具五十無用而無所不用謂之無則有謂之實則虛也而其數之流行於天地萬物之間者則亦陰陽奇偶而已矣故自掛扐之奇而十二之則陽奇而進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退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三四五六合夫畫奇全偶半合夫數而畫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位之陽少而陰多故有自一進一而為偶自偶退一而為奇之象也自過揲

之策而十二之陽奇而退之不及夫偶者為少陰陰偶而
進之不及夫奇者為少陽而四之則六七八九合夫數奇
三偶二合夫畫而數亦於是焉合其多少則合其數之陽
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為偶自二實中而為奇之象
也蓋掛扐之奇徑一而過揲之奇圍三而掛扐過揲之偶
鈞用半也故分掛扐過揲而横觀之則以陰為基而消長
有漸分四象而縱觀之則亦以陰為平而低昂有漸其十
二之則自右一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

自左六而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子之説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為昧乎體用之相因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扐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徑一而圍三以為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數多也後二變之圍四

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

陽而言其用數則乾兑離震皆十二而巽坎艮坤皆四也自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離坤兑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為多變者為少而一爻變者居中二靜與變皆老陰為多老陽為少而二少居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也又三畫則

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為至多而變極者為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于其間其靜與變則皆坤為至多乾為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于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數也八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卦不知其為隂而使二老之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二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一變必鈞不知其為陽而於乾坤

六子之卒勉強求合乃若四十九蓍而虛一與五十蓍虛一而掛二者固有間矣此以蓍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為變易應時之用由兩儀而上自紓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也

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為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即圖而攷之則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

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為巽之消而坤為乾之消巽為坤之長而乾為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為乾八八為坤以少為息以多為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蓍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為不自然于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又以為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説則一行有成説既取之于本義後復以為不必然而卦之隂陽之

奇偶畫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圓圖之畫則四十八一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即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即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即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十八即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半也而策則

所用之二十四隂也二十四自六進而進得之也六隂也二十四亦隂也全隂也其竒之十六即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即其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隂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之也八隂也三十二陽也隂合于陽也其震巽之不用則猶乾之不用隂坤之不用陽也其竒策之八方數之變也掛扐之六圓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説也然前之竒策之所當隂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

未能考而知之又不知朱子之意以為如何此因櫝著而記之至元十年春二月吉日櫝成記

高林孔子廟記　　劉因

安肅高林里距吾居五十里聞有孔子廟枉道而拜焉詢其創始復興之由里之耆老劉禎等言廟起于五代之際久乃廢毀金大定間鄉先生孫直卿率里中豪族盧田劉三氏始脩葺之迄今至元庚辰圮壞幾盡禎劉氏孫也復率盧氏子孫共繼先志經營於其年之春逮

明年秋廟貌既尊乃興祭器以祀事告成且為鄉約春秋釋奠之禮俾可以繼里人自以非學者而祀先聖恐踰禮制請就質焉予按禮釋奠於先聖先師謂學詩書禮樂者各以所習業而祭其先師者也孔子豈詩書禮樂專門其師耶既非詩書禮樂專門之師豈學官所得而私者耶詩書禮樂之官且不得而私又豈後世俗儒記誦詞章者之所得而私也禮飲食必祭祭先造飲食者也蓋以吾之所以享此者斯人之力也孔子立人道

者也今吾之所以為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淪胥於禽獸之域者其誰之力歟於一飲食而知報其力於此而不知所以報焉惑矣諸君其勉行事無懈禎等曰諾且請書其辭於石併記歲月之始末云

退齋記

劉因

老氏其知道之體乎道之體本靜出物而不出於物制物而不為物所制以一制萬變而不變者也以理之相對勢之相尋數之相為流易者而觀之則凡事物之肖

夫道之體者皆灑然而無所累變通而不可窮也彼老氏則實見夫此者吾亦有取于老氏之見夫此也雖然惟其竊是以濟其術而自利則有以害夫吾之義也下將以上也後將以先也止將以富也儉將以廣也哀將以勝也慈將以勇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敢將以求活也無私將以成其私也不大將以全其大也柔弱將以不為物所勝也不自貴將以貴也無以生將以生也知窪必盈於是乎窪知弊必新於是乎弊知少必得於是

乎少知樸素之可以文於是乎為樸素知谿谷之可以受於是乎為谿谷知皦之勢必汙盈之勢必溢銳之勢必折於是乎為嬰兒為處子為昏悶晦寂曰怒曰武曰争曰伐曰矜凡物得以病之者皆闇焉而不出知而示之愚辯而示之訥巧而示之拙雄而示之雌榮而示之辱雖出一言而不令盡其言事則未極而先止也故開物之所始成物之所終皆押焉而不與而置已於可以先可以後可以上可以下可以進退可以左右之地方

始而逆其終未入而圖其出據會而要其歸閲釁而收其利而又使人不見其跡焉雖天地之相盪相生相使相形相倚相伏之不可測者亦莫不在其術中而况於人乎故欲親而不得親欲疎而不得疎欲貴而不得貴欲賤而不得賤欲利而不得利欲害而不得害其闗鍵槖籥不可窺而知其機紐本根不可索而得其恍惚杳㝠不可形象而搏執也嗚呼挾是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

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奪之也中山滕君仲禮早以學行知名而為人則慷慨有才節者也以退名其所居之室既以寧失於有所不為戒在於無妄之往自銘矣而又請予文以記之余固知仲禮之不為老氏之退者然亦豈真失于有所不為者也夫有所不為者蔽焉而不知舉變焉而不知通固滯焉而不知所以化而其終亦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要之則知

不足而已矣而人亦得而責之而彼亦無所逃其責焉非如爲老氏者之以術欺世而以術自免也予喜仲禮之退而又欲其慎其所以退也故極言二者之失至元丙子八月既望容城劉因記

鶴菴記　　　　劉因

或贄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菴鶴一日問予曰子知我鶴名菴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於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

於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為文章清雄婉麗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於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於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於鶴非但悅之而已也子其為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歎曰謂大經為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思欲高舉遠覽而與此游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為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為也然則名菴之意

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於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子瞻乃歎其難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由此而推之其遊於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於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翫此數者於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

乎名菴之意或出於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記

麟齋記　　劉因

編脩王之才治春秋而專門左氏者也嘗有取於獲麟之義名其所居之室曰麟齋而請予記之夫獲麟仲尼作春秋所書之一事爾而春秋之義非居所係於此者歐陽氏固已言之於前矣然春秋之時仲尼實天理元氣之所在而與濁亂之氣數相為消長於當時如麟者

則我之氣類也其來也固非偶然而來也然而斯氣之在當世者蓋無幾焉在彼之氣足以害之在此之氣不足以養之由麟可以卜我之盛衰由我可以卜世運之盛衰而聖人固不能恝然於其獲也謂之致麟可也謂之感麟亦可也皆理之所不無者雖在聖人之作春秋因天道人事自成之文從而文之其義皆因事而寓焉安可曲為一定之說也雖然子既有取於麟則吾不得嘿嘿於麟矣夫麟之所以為麟者乃天地之所以生而

人之所以能為天地之心者也在春秋則聖人所賞之善也在易則聖人所指之陽也而人之所未嘗一日無者也苟自吾身之麟而致之則凡害人者如長蛇封豕如饕餮如檮杌莫不消鑠蕩滌於魑魅之域而天下振振皆吾氣湛行之地矣今聖人雖不得盡其所致於當時然其所以扶此抑彼者而斯麟固已麟於萬世矣子之讀春秋者予知子將思有以麟夫一齋而已也雖然予於聖人剎廬閉關之戒見聖人之拳拳於此乃嘆鳳

烏之不至傷魯麟之致獲之心也嗚呼麟乎又當以聖人之心為心而自麟其麟也夫

汴梁廟學記

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閒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子弟子與孟

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於以脩敘彞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亦

多淆亂而無次先顔回曾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戻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為趙魏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黄帝老子為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況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徳失徳而後仁

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眎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為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還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巳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為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

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
產厚葬不可為俗游説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
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
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
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
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
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累世
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

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胸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為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汨汨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為己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祛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為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謚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奸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謚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

公唐高宗贈太師偽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真宗加玄聖後易為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為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

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
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
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
也于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
志哉後之時進顔孟並孔子南面別躋曾子以足是十
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
並顔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
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

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𡨋𡨋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還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宫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

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為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邦如是孰必其他邦之不為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

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錄劉元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為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為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為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

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為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
宣慰使袁裕時為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
堂東鑿池其南勢始卒壁淪汴注之擬魯頖水殆足觀
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
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其斷手於杜思敬其同
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盂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
使則闍闍都高某副使王忱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
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

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於切問近思貴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他日斯不孫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姚燧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

庭未嘗不病其為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删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為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為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廷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為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為延燒總管是道者故與屯希曾將復之俾計吏最其學租直緡五千餘緡

曰是所謂畤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為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為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侶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為

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為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為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毁而加汚隆國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為州南澧千有餘里南獄在焉舜五載一廵狩所

也及誅四凶放驩兠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頗居廵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脩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為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恐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戶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

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為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

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於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户所廳壁記　　姚燧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銜言

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
也奇味昴寔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縣祖曁身三世
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
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祿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
信於書故君得以斂是一軍之祿買田爲廨門以表堂
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閱射有亭數十年苟簡
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儆警始不敢弛
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縣未識余千里走書

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為先求記其然余嘉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為告之曰今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閒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曰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乃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

尤在能敬孔子所慎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于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棄之久或陟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雄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威后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墮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

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束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驁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横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韝有舉偃筭有奇鈞而侯有去負司正有

請誘作命之日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斝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强志勉力之士能無衰惰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

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姚燧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霸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畀雖皆畫是爲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籍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帝以迄于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

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
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人斯哉然非
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
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
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
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
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
其區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莫

自負羊公者無慙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祚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于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于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祐於死及薨有今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

于中皆相繼罷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
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
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
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修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
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鐘
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于以格
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堂
北此千里于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

吾於江漢庶其善成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姚燧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于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託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遠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別業規園其中築臺為堂崇袤尋丈縱廣

十轍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槩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田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髙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吴嶽岐梁之竒峯絶巘為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户之外而臥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剥于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阤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於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

屬觴乎此夫豈苟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其毁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剝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阤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為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壺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仗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為徒死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

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為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為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令之仕者吾不知孰為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揆道而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亂于湯火氣吞湖

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巂荷旃方三千里之猺猠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儕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兎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

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元文類卷二十八

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為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嶲荷蒱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恒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于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賓將終其身非熟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雖兎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

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兔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為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太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元文類卷二十八